

席娟

心太软系列

别以为你躲得过



心太软系列

别以为你躲得过

席娟 著 (台湾)

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6 号

责任编辑:卫建国

心太软系列
别以为你躲得过
台湾·席娟·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吉林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 开本 6 印张 150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ISBN 780599-471-4/I·124

定价:9.80 元

序 曲

“盼盼，盼盼。”

低切的呼唤声隐隐约约，被关在暗不见天日的木箱已有数日的柳盼盼直觉上只觉得是出于自己的错觉。

“盼盼，你听得见我吗？”再次扬起的呼唤声显得更加清晰了。

“小姐，你怎么来了？”听见自小服侍大的小姐——柳逸心的声音，柳盼盼不由得精神一振。

“盼盼，你好不好？”浓浓的哭声出于柳逸心。

即使这整件事是出在盼盼爱上她的丈夫，一个盼盼最最不该爱上的人，如今柳逸心见亲如手足的盼盼不仅让父亲派人给埋在土石中，还在仅露出一颗头颅外另外让人封上暗不见天日的木箱，见盼盼置身于这人间炼狱中，即使先前遭受到再大的委屈，于心不忍的柳逸心，此刻也不禁悲从中来。

“小姐，你别这么说，是盼盼对不起你。”黑暗中，形别以为你躲得过

同枯槁、让土石埋得仅剩一颗脑袋的盼盼忍不住哭了。

从不后悔与承业爱上这一回，但唯一让她挂意不住的，就是这位善良单纯的小姐。不该伤她的，她是这么的善良与仁慈，她该值一个爱她的男人的，可他们却这么狠狠的、无情的打击她对他们的信任。

“我已经不怪你们了，从元宵提灯的那一夜，相公一开始就把你误认为我才肯到家中提亲的……”当时将军之尊的凌承业向扬州首富提亲的事还让人谓为美变，现在想来还真有点造化弄人之叹。“……自始至终他喜欢的就只有你一个，是老天开的一场玩笑，这怎能都怪你……”

在一开始时，柳逸心当然是无法像现在这么想的开，只因洞房花烛夜，她早已芳心暗许的丈夫一发现这错误便明白表示不愿碰她，半年了，这要让千金之尊的柳逸心不怨也是有一些强人所难。

只是，这些怨在盼盼受到这极为残酷的厉刑后早就烟消云散了，她从来没想到要这样处罚盼盼，因为自始至终，那位相敬如“冰”的丈夫凌承业对她的冷淡并不是盼盼教唆的，她甚至知道盼盼常常劝凌承业不要这样对她，可……

知道自己丈夫对其他女人忠贞不二是一件多讽刺的事啊！

所谓坏事传千里,柳老爷不多久就得知爱女受委屈的事,等了数月,好不容易,终于让他等到凌承业奉命领兵至岭南的机会。

顶着思念女儿名义,实质上,柳家老父是要揪回那个受凌承业保护、随嫁却破坏女儿婚姻的女婢。凌承业可以在他的住所内保住这贱婢,可是他却无法干预柳家人实行家法,即使他想,这贱婢的“突然暴毙”也无法让他多置喙什么……这一切,柳家老爷早做好一切的打算。

直到盼盼像是让人活埋似的被掩埋只露出一个脑袋,柳逸心才知道父亲盛怒的程度。可是没有人要听她说,每个人都认定她是惧于凌承业的威势才想力保盼盼、企图让盼盼免于这种不人道的苦刑。

柳逸心只能眼睁睁的看人埋了盼盼,甚而为了预防好心软摘录食物给盼盼,又在盼盼四周搭起让她不见天日也无法获得旁人援助、接受进食的封闭式木条……

“盼盼,你再忍一下,我已经偷偷让人通知了相公,他会尽快赶回来救你的。”柳逸心泣不成声。

这就够了。

撑了数日,直到此刻得知柳逸心对她的原谅,盼盼漾起一抹微笑,长久以来强撑的精神开始一点一滴散涣。

承业还不知道吧……可怜的孩子，累了你无法出世间见见爹爹与这世界……最后，盼盼什么也无法再多想了，脑海中仅剩下一生挚爱的英俊面容，未能见他最后一面只怕是她这一生唯一遗留的遗憾了……

“啊——”柳逸心的惊呼唤回了些逐渐散涣的意识。

静僻的院落冲入了几位彪形大汉，为首的凌承业，一身风尘仆仆的憔悴样子并不骇人，让人心惊的是他冲入院子时，脸上那副欲杀人为快的恨意。

视他的“法”妻于无物，凌承业一个箭步抢先来到土石上隆起的小木箱旁，眼前的景象几乎要让多年来纵横沙场的凌承业肝胆俱裂，他一生中最最重要的女人让人囚在那儿啊！

他的盼盼，他的盼盼……

真气暗提，在不伤害盼盼的原则下，一股巧劲拆了由颈项桎梏住的木箱，露出的憔悴容颜让这位纵横沙场扬名的大将军也红了眼。

“盼盼！”发了狂似的，凌承业双手空拳的奋力扒开盼盼身旁的土石。

锐利的土石划伤了他的手，粗糙的沙沾满了汨汨而流的鲜血，这一切凌承业全不放在眼里。凌承业狂乱的举动令人忍不住鼻酸，带来的亲兵们无一不格外卖力的投入这场挖人的行动中；为了埋在土石中的可怜女子，

也为了他们平日素来敬仰爱戴的将领。

天可怜见，加在盼盼身上的酷刑不光是众人眼前所见的这些，掩埋前，柳老爷暗中教唆淋上的糖汁酷刑直至盼盼的身子一寸寸的出土这才一一显现。随着衣裳的千疮百孔所露出的斑斑血迹与纷纷逃窜的虫蚁，赤红了眼的凌承业用尽全部的自制力才强忍下滔滔涌如黄河决堤般的怒意。

“盼盼？”解下身上披风，以千金难买的怜惜裹住俨然奄奄一息的灵魂，凌承业小心翼翼出声唤着怀中的人儿。

“你来了。”惨白无一丝血色的脸上吃力的漾起一抹笑。

“嗯。”原来丰腴如今瘪了一圈，凌承业难受的说不出话来。

“对不起……”带着那抹浅浅的笑，盼盼的眼角滑下一滴泪，颤抖着执起他的手至自己的腹上。“孩子……只能来世……再见……”

“别傻了，你会很快的好起来，孩子也会好好的。”没时间去理会这原来该让他狂喜的事，强忍着椎心刺痛的心痛，凌承业此刻愿散尽一切换回她渐行渐远的灵魂。

“别怨老爷……答应我……”

所有的不愿在她奄奄一息的乞求目光中化为不甘

别以为你躲得过

心的颌首。

“好爱、好爱你……若有来世……”像是了却一桩心愿一般，浅浅的笑容又回到生机渐失的脸上。

“别说傻话，你会好的，你会好的，盼盼，你答应要与我相守生生世世的，你不能弃我不顾，我命令你要好起来。”凌承业末了已是悲恸的大吼着。

“……生生世世……”喃喃地念着以往花前月下的誓言，带着无遗憾的心，盼盼像是熟睡般的远离了一切，安详的像个婴孩似的。

“盼盼——”

那一年，天宝元年。

夏末时分凌承业失去了生命中的全部，带着对挚爱人儿的承诺，没有对令他失去挚爱的柳家人展开报复，一个人隐居乡间，三年后抑郁而终。

其后两年，一场大火烧毁了柳家所有的财富，葬了父母的柳逸心，隔日被人发现于一口老井中……

第 一 章

当分贝趋于震耳欲聋的电话铃声响到二十五声之际，早了无睡意的我忍不住笑开了。

真有耐性啊，不是吗？

当然，我指的不光光是持着话筒不死心的另一方，就连自己可以没有一丝被吵醒的起床气、这么漫无目的的数着铃响跟对方顽强抵抗，想来，除了耐性之外，我还真不是普通的穷极无聊。

我当然知道是何方神圣打来这通电话扰人清梦，只是……没有理由，没有原因，我就是没有那份心情挣扎，乏力的躯体起床，就为了接这通随时可能断掉的电话。毕竟，它已经响了好久，不是吗？

刺耳的铃声在第三十八响后终于止住了它几近疯狂的喧嚣，可我偏偏在耳根子再度重拾原先的宁静时，这才能龟行的速度，缓缓起身。

看看时间，差一刻——十二点整。

叹口气，认命的踱步至电话旁。我知道，要不了多

别以为你躲得过

久,这电话将再度恼人的响起,原因无他,孙天爱就是孙天爱,她永远不让人拒绝她的。

孙天爱,一个绝对人如其名,受尽老天宠爱、天生让人疼爱的女孩子。知道什么叫咬着金汤匙出世吗?瞧瞧天爱便是,一个标准咬着金汤匙出世的富家千金,而且极其不公平的,除了坐拥不尽的财富外,标致的瓜子脸衬着眉目如画、巧鼻红唇,一身水嫩肌肤加上浅浅微笑,活生生就像是尊灵巧的搪瓷娃娃般惹人喜欢。

有别于想像中的富家女,天爱没有骄纵的脾气、挥霍无度的习惯,平日缺乏那种财大气粗的阶级观念又缺恃宠而骄的倾向,天爱给人的感觉正如她秀气外表让人所想像的,恬恬淡淡、乖巧温婉一如清莲。

但,请相信我,这些外人所熟知的她的个性,绝对是一种假象。

我们两人私下曾研究过,老天爷在安装灵魂时一定出了岔子,我吉普赛人似的外表应当是配上她的性格才恰当,而我潜藏的热情外表下的淡漠就上天爱的躯壳才对味……

事实上,正如我外观给人的感觉,天爱热情爽朗,四下无人时,她绝对是大姐大般的海派……总之,天爱潜藏的性格,绝对与柔弱无助无关。这种全然开放的天爱仅有我一人知悉,如同她知悉我的一切假象般……



千万别问我，究竟是怎么和天爱这种天之骄女搭在一块儿的，因为至今连我自己也有一些不懂。或者是互补作用的原因吧?! 不过我绝对不是那种沉默寡言，有待天爱的同情与援助的弱势团体，相反的，我的人缘一向很好，在“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原则下，我跟每个人的关系都很好，和谐的悠游于各个小团体中，这在小团体盛行的寄宿女校而言简直就是一项奇迹。

意料中的铃声果不其然的再度响起，话筒中带着浓浓笑意的嗓音正如想像中的轻扬愉悦。

“大作家，肯起来接电话啦?!”

“知道是你，我敢不接吗?”我不自在干笑两声；早百分之百的肯定，电话绝对是她大小姐打来查询，看我是否还存活在这世界的。

孙天爱，也是唯一一个破坏我一直以来似秉持“君子之交淡如水”原则的人类，而且更糟的是，她对我的了解，正如我对她了解那么的透彻。她当然知道浅眠如我，早在电话刚起时便已惊醒，只是在“懒”为原则下，眼睁睁的啥反应都没有的“瘫”在原地发呆，数着她的电话声……

“你又神游太虚了。”天爱早放弃了指控我，她只会无奈的指出事实。

“喏，别再睡了，我等会儿去找你。”完全不给我任何

反应的机会，白答一声，电话已被挂上，一如天爱才有的行为。

当初实在是该全力制止老爸老妈听从天爱的谏言，在这里装上电话、那所谓通讯用的玩意儿。不过，以我对天爱的了解，即使少了电话联络这一道手续，她还是会以火车头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内出现在我面前……

没兴趣对着嘟嘟的直响的话筒发呆，无意识的挂上电话，思绪不由得飘向适才被惊醒的梦境——

已经好久好久没有作那个梦了，那个始终只能看清一双狂放不羁的黑眸、却从未看清面容的陌生男子。记得第一次告诉天爱，我时常梦见一个从未认清的男子时，她笑我的反应活脱脱就像是我思春期未滿、生命极度缺乏爱情的模样。直至少一根筋的她发现我前所未有的认真，她才好不容易停止那令人恼怒的取笑。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异常，在我开始懂得世事时，每天每夜，我总是日复一日的作着那个被埋人坟墓的梦。

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处于黑暗中，忍受着无时无刻、噬骨铭心的疼痛……

也不知道是从何时间始梦见那双漆黑双眸，我只知道，后来我再也没作过被埋起来的梦了，除了那一双带点狂傲的眸子外，我成功的远离了那个孤单忍痛的梦境。



我知道,天爱始终不明白这个看似毫无意义的梦对我的重要性,我一直没再告诉她,全是这双目空一切的眼眸,赶走我幼年时无数个作恶梦夜晚时的恐惧。更甚者,这个看不清面容的男子俨然成为我孤苦无依时的疗伤剂。

只是,好久好久了,久到我以为自己的成长让我再不会梦到那双狂妄中带着点掠夺意味的眼,直到今日。

摇摇不甚清明的脑袋,没时间再让我想那些有的没有的了,以我所知道的天爱,想来此刻已在方圆数十里内,动作再不快些,凭我这一身颓废外加国宝级的熊猫眼,十足十符合天爱想像中的落拓失意。

说不后悔写了那封详细描述我上个工作内容的抱怨信是假的,她八成是依据那封信自行天马行空,再加上傅沛麟结婚在即的事实而做下这种结论。

我不似天爱有个亿万富翁的老爸,但我一不愁吃、二不愁穿,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想累积些财富给我那不知道会不会有的子孙;天知道工作之于的我,顶多是打发时间、浪费一些原先该耗在电视的光阴罢了。

虽然,那个姓赵的女人待我确实是刻薄了些,但既然我已经离职了,就表示我不介意了。想当初,会一时与起描述给天爱知道,不过是突如其来的冲动,想让她知道世上有这种刻薄成性,却美名为女强人的女人。没

有什么其他含意,只是纯粹一种告知的行为,谁知道天爱会这么认真,结合傅沛麟结婚的消息,完全没让我有反驳的机会,一口断定我的“伤心失意”。

提起傅沛麟……

该怎么说呢?我不否认曾对他用过心,我也知道他对我是特别的。

我不想浪费唇舌去否认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是令人愉快的,即使那种的在一起并不是一件公开的事——若要用新新人类最最粗浅的白话来形容,意思就是说,我们之间有一腿啦!

嘿!想歪了吧!别把我想得太开放,虽然我不觉得那一层薄薄的处女膜对我而言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存在,但傅沛麟给我的感觉终究不对,以至于我们之间即使私下偶有些情人般的举动,但最多的程度却一直是停留在三垒打的阶段,始终无缘也没有那种动力将我们往全垒打推进。

当然,除了天爱外,我们那种似有若无的感情,与暗中来往的事没有人知道。

其实,说老实话,想来我真的是一个奇怪的女人!

因为其中很令人不解的是,从我认识傅沛麟起,他接连三任的女友我不仅仅是见过面而已,每一个还熟得跟什么似的,就像这一任,即将走马上任傅太太宝座的雪



卿,我还曾跟人家小俩口一同出游过好几次,亲眼见他们的甜甜蜜蜜。够奇怪的吧!我不是喜欢他吗?又怎能忍受?

想了很久,后来好不容易才归纳出我跟他走那么近的原因。

我想,我所想要的大概是那种情人般的感觉吧,而傅沛麟,一个我认识的人当中素来有名的花蝴蝶,平日换女朋友就像是换衣服一样不足为奇。最让人啧啧称奇的,是每任分手的女朋友在分手后还是对他赞誉有加……想当然耳,这傅沛麟对待情人的手段必然有他的一套,而这正是我需要的,所以,就是他了。

问我可曾假戏真做,真的对他投注感情?

这是个让人难以回答的问题,若没有一定程度上的喜欢,我可以让他对我做出情人般的举动吗?可若真的付出感情了,我怎能冷眼见他与他人卿卿我我呢?

或者,有过些微的喜欢吧!只是那种程度尚不能引起我嫉妒的情绪罢了。

而至今,那一些微喜欢的感觉也早已随着毕业而淡掉了,此刻回想起来,除了有些好笑外,简直有些佩服自己的勇于实验的精神。

看着镜中梳理过后的自己,脑海里不期然的闪过一些片段,蓦然想起……似乎是从那时候起,从认识傅沛



麟开始，梦中的眼眸就再也没出现过，直到昨夜……

“叮咚！”门铃声打断我的冥想。

差五分，正午十二点正。

我知道，独一无二的孙天爱来了！

. * * *

震惊！

开门的那一刹那，我整个人禁不住呆在门边。

真的出现了?! 那一双梦中的眼眸？

SURPRISE!”天爱一旁的大喝唤回我失落的魂。

不是，不是他。

在最短的时间内，我推翻了先前的震惊。即使这双眼睛很像，但少了那丝狂妄，也缺了那分掠夺一切的神采，不需要那副细框钨丝眼镜衬托，文人的儒雅、书卷气息浓厚的令人感觉温暖……

仅一初见时的失神，下一刻我百分之百的肯定我认错了；再者，那一双眼仅是梦境里的幻象，真实世界怎么可能真的出现呢？

“纬樵，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重色轻友的意映，夏意映。”一旁天爱故做酸溜溜的语气煞是逗人。

“狗嘴吐不出象牙。。”我忍不住笑骂，并领着我难得的客人入屋。

“总好过你的重色轻友吧！”天爱皱皱鼻，大刺刺的